

野渡

遠東英漢大辭典的斑紋

曾榮獲新聞局頒發金鼎獎的「遠東英漢大辭典」，號稱「大專以上一般程度用／各機關公司行號必備／七十餘位學者專家的心血結晶／歷時七載，耗資千萬，16萬字，2514頁。經歷27校，新字最多，……。」問世迄今四年，一直未聞修訂的消息。在辭典初發行時，即有某英語專家以書面暗示此辭典拷貝東方某國一辭書。翻閱之下，果然收了彼邦好些專詞，而成為我國英文辭典中的創舉。

無可否認，它不大像個大辭典，繫於大辭典不會連 I caught a fish 這樣的句子也拿來充填篇幅，只有供國中生使用的辭典才有此需要。

下面是應該動手術割除的「斑紋」抽樣。

這部辭典插圖幫助釋義，其說明似不宜過於簡略。

將 doe 釋為雌鹿、雌兔，只解答了一半。doe 指鹿、山羊、家兔、野兔之雌者。

將 lei 釋為花圈（夏威夷人喜戴在頸上者），不甚佳。因為此與我國喜、慶、喪所用的花圈不同，它用鮮花、葉子和其他各種東西組成，譯作花環或花項鍊為妥。

將 mug 釋為杯（通指圓筒狀有柄之大杯）。那種杯子不呈筒形？只是不一定是直筒罷了。mug 為較大的，瓷或金屬製造且帶手柄之飲料杯。

將 rampion 釋為歐洲產的山小菜（其根可做生菜）。它是一種鈴花植物，葉和形若胡蘿蔔之根，皆可涼拌食用。

將 scrub 釋為矮樹、灌木叢。按此字涉及植物者有二解：一為矮小，發育不良的樹或灌木叢；一為小的，瘦弱的，品質差的，如 scrub oak（細矮的橡樹）。

Coyote 釋為（北美大草原之）土狼。到底是犬還是狼，尚無定論。身材小，只活動於北美西部草原中。筆者認為譯作草原犬遠勝土狼。

辭典中又將 hyena 釋為土狼；鬣狗。這兩樣東西永遠扯不到一塊去。鬣狗產於北非、南印度和阿拉伯等地，為一種膽小的食肉獸，前腿長，後腿短，所以肩比腰高，脊和頸項佈着長毛，晚上出來找動物屍體吃。coyote 則夜晚悲鳴，令開拓人害怕。牠們是墨西哥及其附近地區許多民間故事的主角。

將 trailer 釋為（汽車拖動的）活動房屋。我們一般講的活動房屋，乃可以隨時遷地用螺釘等連結建材的房屋。trailer 是形式適合裝在汽車後頭，住家用，讓汽車拖往各處的輪式房屋。

將 air-condition 釋為裝設冷氣設備，未免有欠缺。雖然空氣調節一語係日人所譯，但若無更好者亦不妨襲用也。此語指使空氣潔淨，適宜調節氣流、濕度和溫度，怎可死抱着冷氣說？

將 atomizer 釋為噴霧器。應該進一步釋作主要為醫療用的小噴霧器。

Casement=casement window，係打既時向外而非向內的門式窗。sash window 則為上下拉動以調節空氣者。然而辭典中對 casement 僅釋為（兩扇的）門式窗，未兼及開啓的方向。

Sundress 釋為領口前後開叉很低的無領涼衫。「開叉」應作「開衩」，專指衣旁開縫，如旗袍衩；不適於指低胸、露背。此為婦女的家居和出遊服，胸口和背裸露較多。

將 hand 之一義釋作一束稻草、一束香蕉。稻草是人工捆的，大小不一，用「束」「捆」做數量單位，沒問題。香蕉結在樹上，用稱葡萄整簇之「嘟嚕」不成，「一掛」也不够清晰。過去有人稱一千個銅錢之錢串為「一竿錢」，用「一竿」稱樹上的整枝香蕉，誰也不會附會到一小簇上。一小簇是裝簍和掛在水果店的單位，有人稱「梳」，形容其狀，有人稱「把」。筆者覺得「把」比「梳」好，比「束」更好。

Moccasin 釋義之②為（北美印第安人所穿的）鹿皮鞋。這鞋子有兩種：一種有底有幫有面；一種像我們的草鞋，只有底。以煮過的鹿皮製成。

將 spider monkey 釋作蜘蛛猿（中、南美產之一種長尾猿）。須增添此動物之必要說明：牠們產於墨西哥和南美，為長肢而尾巴非常長的小猴子。

將 tambourine 釋為小手鼓、鈴鼓，使人弄不清這究竟是個什麼形狀的樂器。它是四周環繞可發聲的金屬片或鈴鐺的小皮鼓，用指節敲打或搖動。

Semaphore 的諸釋義中，如果加一個「交通號誌」，就適用於各種型態和操縱方式的連絡信號了。

Cascaron 釋為內裝碎紙之蛋殼（慶祝時投擲用）。須稍作補充：一、蛋殼必描繪上彩色圖紋。二、碎色在每個蛋殼中容納多色。三、多用於慶祝性舞會、嘉年華會的高潮中。四、不含有絲毫惡作劇的成分。

Dalmatian 釋作原產於 Dalmatia 之一種狗（瘦削短毛，毛色黑白駁雜，又名 coach dog）。此狗通常肩高二十吋，原種毛色，白地上佈滿小黑斑點。

將 hassock 之①釋作膝墊（祈禱時下跪用），較周延之釋義為：

供坐或跪之厚墊。

至少漏了 iris 的彩虹解釋。

將 flagon 釋作具有壺蓋之細頸壺。但細頸不是絕對的，壺口才是必須的。有種約容兩公升的大瓶，也叫 flagon。

Catamaran 釋義之①為筏，之②為雙船身之遊艇。叫 catamaran 的筏用木頭結紮而成；船則連着一個為求平衡作用的小船身，它與主船並頭前進，上面無帆篷，不乘人。

將 whirligig 釋作陀螺；紙摺的旋螺。其紙摺的旋螺字面上不易懂，應該寫成紙風車，它是「借風力吹動紙輪的一種玩具。」（國語日報辭典）

將 clapper 之②釋為鐘或鈴之舌。舌指樂器中發聲之具。但我國的鐘是敲的，用不着那舌；外國教堂鐘樓上拉之使搖的鐘，才有那東西。鈴子裏裝的多半是鐵丸，它與鈴不相連，稱為舌，有些背義。其次，clapper 尚解作田間驅鳥器，未收。

將 shoji 釋為〔日〕障子（日本式房屋的紙門），馬虎了些。障子乃明障子之略，「明」是「亮」的意思。它與我國舊式建築中的隔扇式門或窗相近，木質，上面有一個個小方框，框上糊以薄的白紙或絹，作為具採光、空氣調節功能的室內間隔、外壁、門、窗等用。日本障子不限於「紙門」，如「ガラス障子」，係以玻璃代紙絹。

有一個 order 的釋義為柱式，建築之柱式，太簡。此語謂希臘、羅馬將建築特徵於柱之形式上顯示，柱頭的裝飾呈現了各時代的風格。

雖然水彩畫稱 water colour painting，又稱 water colour drawing。而 drawing 和 painting 仍舊是有區分的。drawing 指用鉛筆、鋼筆、木炭、蠟筆等所畫。painting，指用顏料畫的。辭典中未作說明。

將 absorbent 釋為能吸收的，太陳舊些。既然 absorbent paper 譯為吸水紙，為什麼不把 absorbent 譯為吸濕的，吸濕劑，absorbency 譯為吸濕性？「吸收」原係日語，我國今日多用於象徵上，有改譯必要。

Apron stage 釋為突出於幕前的舞臺，這說明嫌長，曾有人譯為

前舞臺、裙臺。

Eye shadow 譯為婦女眼皮之化妝品。但如果要保持單字的寫法，須組成 eye shadow cream，否則就得寫成 eyeshadow 或 eye-shadow。

將 mascara 釋為染眉毛油，大錯。mascara 為睫毛塗染劑，使其顯得長而黑的化粧品，不用在眉毛上。

Piano wire 釋為富於彈性之細鋼條，不妥。此為高炭素特種鋼線，在鋼線中彈性乃最高者，鋼琴、吉他等之弦，皆使用這種加入預力混凝土之鋼線。

將 self-employed, self-employment 釋為自雇的（如作家藝術家不受雇於別人的）；自雇。我們熟語中的「自己當老闆」，極自然地映現出其意味。

收了 carabao，釋為（菲律賓之）水牛。筆者手邊有圖片可證，carabao 與東南亞其他地方的水牛，並無多大不同，只是菲律賓英文愛用當地通用的名詞而已。例如 rice 叫 palay。有種鳴聲 ka-koc, ka-koc, ka-koc 的鳥，在北呂宋即名 ka-koc，到了其他方就叫別的名字，如 sabukot, siukot, sigakok 等。依賴這部辭典是讀不了菲律賓英文的。

Philippine, Filippine, Filipino 釋作菲律賓羣島的；菲律賓人的。丟掉一個用途最多之菲律賓的。

Push 中無「蹬」的釋義。例如 He pushed the ground with his feet. The swing went down the ground. It went high up in the air. 首句不譯作「用脚蹬地」，即難傳神。脚用力踏謂之「蹬」，熟語有蹬翻、蹬脫、蹬開、蹬倒等。

再舉一些成語和例句——

只將 ever so 釋非常一義。例如：Home is home, be it ever so humble.（無論多麼簡陋，家總是家——好過家的地方是沒有的。）就用不着「非常」了。

將 if at all 釋為假如果有其事，稍囉唆。例句：I don't think he works much, if at all.（縱然他做的話，我想他亦做得不多。

）爲什麼不譯爲「縱然做，我……」？

將 this day (or today) week 釋爲「從今天算起的一個星期」，不很理想，因爲不齊全。較合適的釋義是「上星期此日」或「下星期此日」。作前者解時，其動詞爲過去式；作後者解時，其動詞爲未來或現在式。餘外 this time tomorrow, this day month, this day fortnight 同此。辭典中的 this day month, 釋爲下月今日、一個月後，同樣不敷應用。

將 He stood in the very same place for an hour 譯爲他就在這同一個地方站了一個小時。語氣強度不足。the very 含有當真、居然、就是、正是等特別強調的意味。

The mother bends over her child. (母親俯身看小孩。)
「看」字是編纂人加的。母親彎身向小孩，也許母親彎身向小孩是想抱，也許準備揮孩子身上的灰塵，……難道沒有「看」字就不成句子了？

未收的詞義和熟語略舉如下——

辭典不爲 all……not 釋義，此語極易被學子誤認爲作「所有的……都不是」「盡非」解。例如 All were not happy. 解作有幸福的，有不幸福的。未必全是幸福的。

未收 au pair 作「雇傭的伴」之釋義。

漏收 bob「風箏尾巴」之義。

String 亦可解作「草莖」未收。

Hwalien 釋作花蓮 (亦作 Hualien)，字目上則找不到 Hualien，這樣做，只方便了辭典編纂者。而南投、苗栗、新竹、桃園、臺東、高雄等未收；日本本州西南部之港 Okayama (岡山) 却收進了。

Taichung 釋爲中國臺灣省之一城市，難辭草率。

有時作垃圾箱 (桶) 解之 ash，未收此義。

Phobos 釋作火星 (二衛星中) 之內衛星，直徑約十英里。外衛星叫 Demos，却不收。此二字採自羅馬神話的 Demos (恐怖) 和 Phobos (敗走)，亦均不收。而且 Demos 又是 Democrats (美國民主黨黨員) 和 Democratic Party (美國民主黨) 的略語，怎麼統統刪除了呢？

Low 字中至少漏了兩項釋義：一為形容詞低沈的、低濁的，如 a low growl。一為動詞牛的低鳴，與 Moo 同，如 the cow lowed。

摹聲詞 sprong, boing, kee-rash 等未收，slosh, wow, yap, bowwow, bam, gurgle 等收了，釋義也未能鮮明。例如 I listened to the slosh of the water against the barge.（我傾聽水打在遊艇上的劈拍聲。）用啪啦、嘩啦、嘩嘩等始能描摹出水響。劈拍過於急促，像是形容遊艇機器的聲音。

FBI譯為美國聯邦調查局，而大部分略語則不作中譯，編纂者忘了辭典的任務，也忘了既名英漢大辭典，有會有人在上面檢索漢譯名稱的。例如FDA我們譯美國食品藥物局，FAA之②譯為美國聯邦航空署，B. O. D. 譯為生物化學酸素要求量，收進書裏只是舉手之勞而已，貪圖省事，能够獲得檢索人真正的讚譽嗎？

而遺漏的更不勝枚舉，WMO（世界氣象組織）收了，WWW（世界氣象觀測網）則付闕如。WFB（世界佛教徒聯盟）未收。……。非英文的略語，如 FDP（西德自由民主黨）、FIEJ（國際報人協會）等，不收彷彿有理由，只是英文中照用不誤，並非僅僅接納TASS（塔斯社）那樣的字。

成語漏收 to count by（以……為單位檢查數目或報數。）例如 He counted by fives to one hundred.（他一五一十、一五二十，數到一百。）

Too 後面接形容詞（或副詞）再接不定詞的句子，須加上「因……故未能」翻譯。例如：The rat too fat to through the hole.（那隻老鼠太肥了，以致不能通過那個洞。）辭典不提示，學子不抓傢伙了嗎？

Scoop 字下，未收 to scoop up（拾起）。

將 as well as 釋作「和」「及」與「同樣的好」，不敷應用。例如：He has experience as well as knowledge. 如果譯成「他有知識及經驗。」或「他知識和經驗同樣的好。」都不夠妥適。「既……又」才是句中 as well as 的意思。

甚且他們特別放在「編輯體制」中的例句，也有不很流利的中譯。例如 It was at the time hard to realige how it could be (all) for the best. (當時很難知道情形怎樣變得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壞。) 因無逗號，檢索人弄不清該在那裏斷句。就算西化吧，「怎樣」的「樣」字可刪；寫成「怎麼」「怎會」，才像一句中文。

We have bespoken two tickets for tomorrow. (我們已經預定兩張明天的票。)「已經預定」，不若「預定了」鮮活簡潔。

His polite manners bespeak him (to be) a gentlman. (他的禮貌顯示出他是一個紳士。) 其「顯示」中也可以拿掉「示」字。

編纂人說：「辭典例句對於學者甚有幫助，可助理解，亦可作為作文造句之參考。」那麼，我們要求例句的中譯用通順的口語是有理由的。

令人驚奇的是他們喜將「；」號作「，」使用。例如 dog 釋作：「犬；狗。」犬、狗一也，以分號標出，則意味着兩者之間有很多不同。

也有錯字。如 wink 之釋為「霎眼；霎眼示意。」正確的用法是「眨眼」。pine cone 之「松毬」誤為「松毬」。

發音方面，在音標說明中有幾點疏誤。

通常標準音的國語、日語和英美語中都沒有口鼻音 (nasalized vowels 鼻化元音) 這種口鼻音，和母音後面跟着的m, n, ng 大大不同。我們說 am, an, ang 的時候，母音 a 並未因為後面跟隨 m, n, ng 而改變，尤如一對男女結合為夫婦，仍舊為各別的個體，不是連體人一般。換個說法，am 不過是一個母音和一個子音密接着而已。而口鼻音就不一樣啦！例如蕪湖、南京、鎮江、揚州一帶的「碗」「羊」等字就是口鼻音，其母音是較合唇的O與i，在你說到母音時，那鼻腔同時顫動。法語碰到口鼻音，拿~形符號冠在母音上。~不是m，也不是n，和ng相近而不及它完整。曾經有些人把口鼻音叫做「半鼻音」，即在於念的時候使鼻腔產生共鳴作用便成。說詳細些，「碗」字是O音和鼻腔共鳴齊來，「年」字是ni音和鼻腔共鳴齊來。不難學，但愛用帶鼻音腔調說唱的播音員不一定學得快些。

然而這部大辭典編輯體例之「外來語之音標及說明」中，居然敷衍交代：「……在字母之上方加 $\sim$ 。本組所代表之音，表示原來之符號發鼻音。」鼻音二字多麼含混！還說：「 æ 與 ɛ 發音很相近。」此項見解難滿人意，很相近，何必弄出兩個相異的音標來困擾人！

子音方面。編者說：「中國語無此（ l ）音，學者應注意：……發 l 時，舌尖在上牙齦處，……。」注音符號的 $ㄌ$ ，發音方式為「舌尖翹起一點，抵住上牙床，使氣從舌的兩邊分開流出，……。」（祈致賢著「國語教育」上篇頁四三，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出版）「舌尖邊音〔 l 〕，是歐洲各國語及中國語上所通用的，……。」（張世祿著「語言學概論」頁五〇，中華書局出版）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國人學英文」，亦將 l 注作 $ㄌ$ 。美國有姓 Lee 的，我國也有姓李的，它們發音非常近似。倘若這兩個姓的子音確實不相同，須作更具說服力的解析。

英語 b, d, g, p, t, k 等，可與國語注音符號 ㄅ 、 ㄉ 、 ㄍ 、 ㄆ 、 ㄊ 、 ㄎ 相合，怎麼獨 l 合不上 $ㄌ$ ？恐怕此一說法來自日語羅馬字無 l 的誤會吧。按理講，日本無 r 音，當初制定羅馬字者棄 l 用 r ，不知動機何在。彼邦文部省曾去 r 改 l ，印在小學教科書上，奈積重難返。「日本語的 r 輔音和英文 r 不一樣，並沒有舌頭的顫動，舌頭也不後捲，與其說像 r ，無寧說像 l 。」（英紹唐編著「最新日語文法」頁五，自印）再加上他們常鬧 rice（米飯）說成 lice（蝨子）一類的笑話，當不難解答此一疑問。

母音方面。編者按 Jones 音標之 ei 「相當於國音字母中的「 ㄟ 」音。」我們知道國語注音符號之 ㄟ 係 əi 組成，主音在 i 而非 e 。音標的 ei ，主音在 e 。用注音符號解析， ㄟ 是由 ㄜ 加 l 構成。此 ㄜ 係輕聲「的」（ ㄉㄜ ）之 ㄜ ，非「德」（ $\text{ㄉㄝ$ ）之 ㄜ 。用國字注音，是「呃衣」（「國語教育」頁四九）。證明 ㄟ 不是 ei ，可將「誰」（ ㄕㄟ ）這個字慢讀，就分析出 ㄟ 是 əi ，絕不是 ei 了。慢讀「威」（ ㄨㄟ ）字，還會發現其 ə 又要短些。

寫到這裏，只希望有更願為學子服務，一心要把工具書編好的出版家出現！